

中国移动诸侯腐败拷问央企管理制度

■ 本报记者 鲁扬 丁国明

日前,苗俭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已免去其中国移动山西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此前,重庆移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沈长富,湖北移动副总经理林东华,安徽移动原总经理施万中,四川移动原总经理李华,中国移动广州公司总经理李欣泽等相继落马。

天津移动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权明富从湖南到云南,最后落马天津,多少人还对这位明星高管扼腕叹息。而这恰恰发生在中国移动的地市高管轮岗制度以后,不得不引人深思。

高管轮岗制受质疑

早在 2011 年底,负责中国移动腐败案的中纪委调查组就给国务院上报了一份情况汇报,并获得批示,该批示中将中国移动树立为反面典型,文件也被传达到全国所有副部级单位及以上。在中国移动 2011 年工作会议上,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明明确表示要加大整改力度。

当时,北京移动总经理何宁调任中国移动终端公司总经理,河南移动总经理董昕调任北京移动总经理,陕西移动总经理魏明将调任河南移动总经理,云南省移动总经理权明富将调任天津移动总经理,天津移动总经理张永平将调任移动设计院党委书记,集团公司移动数据部总经理高念书调任云南移动总经理,集团公司市场部总经理周承阳将调任湖南移动



总经理,江苏移动总经理王建调任广东移动总经理,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调到总部任职。

而今,随着中国移动副总裁鲁向东以及权明富、苗俭中的相继落马,证明高管轮岗制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

自从中国移动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涉嫌严重经济违纪被调查后,中国移动的腐败、反腐就在持续发酵,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移动地方诸侯腐败接力何时休?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党群工作研究处处长张喜亮研究员。

张喜亮认为,干部交流任职是典型的行政防腐、反腐的手段,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应当有其不同于行政手段的管理制度。频发的腐败案件,令人不得不思考中央企业庞大的集团公司管理制度建设的深层次问题。

(上接G01版)

转型之痛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难以取得突破和实效,究其原因则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新兴产业比重过低;产业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逐步萎缩;资源面临枯竭,缺乏后续替代产业等。另一方面,“老工业基地改造等于单个老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公式。

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时间比较早,一些产业进入衰退期,市场竞争力下降,而替代产业又没有发展起来,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市,面临巨大的困难。体制转换的迟滞与转换成本的制约依然严重。产业竞争力持续下降,没有跟上发达国家广泛应用高新技术促进产业全面升级的潮流。

千里戈壁筑丰碑

——记 2014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获得者刘智军

■ 杨树良 武乐 苏民

在巍巍祁连山下是绵延千里的茫茫戈壁。中铁五局兰新项目部就坐落在这茫茫戈壁滩上。项目施工现场一个身形壮硕、眼神锐利的中年男子拿着图纸正与技术人员磋商,他就是“2014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全国总工会火车头奖章”、“中国中铁优秀青年项目总工”、“中国中铁青年管理创新奖”获得者——刘智军,中铁五局六公司副总经理兼中铁五局六公司兰新项目经理。

胸怀壮志绘蓝图

2010 年 3 月,刚刚完成武广客专建设的刘智军,来不及参加庆功大会,就走马上任,奔赴祁连山。到达河西走廊次日,刘智军便带着工程技术人员冒着摄氏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在 20 多公里沿线勘察选场。整整 3 天不停歇地工作,让大部分来自南方的小伙子尝到了大西北的苦头。可刘智军却没说一个难字。他明白困难只能倒下来

夫,只要坚强挺立,他的兵就不会退缩!

在刘智军主导下,项目部深入分析了管段内的相关资料,从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制订出完整计划并细化。很快,梁场建设完成,项目部在茫茫戈壁上迈开了兰新施工的第一步。

建场初期,经验丰富的刘智军就提出了“重开局,以物资及时供应保障梁场正常施工生产,以梁场正常出梁力促架梁快速推进,以架梁效益反哺制梁物资采购供应”的施工生产经营思路。

2011 年,正当兰新铁路建设风生水起之际,全国铁路建设遭遇“大刹车”。当再度开启时,由于项目部的超前谋划,用有限资金提前储备了充足的物资,使制梁稳步推进。并且为后期无砟轨道施工足足抢出了 4 个月的宝贵工期,受到玉门指挥部和业主甘青公司的通报嘉奖。

科技创新撑乾坤

作为项目部的牵头人,刘智军清

权利过度集中让腐败有机可乘

在张喜亮看来,分(子)公司高管权利过度集中,上级监管太远,同级监管太难,下级监管太险,腐败分子便有机可乘。一些企业往往以简单的业绩考核任用干部,一俊遮百丑,发现问题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集团高管再有贪腐分子,形成裙带关系,腐败窝案在所难免,加大了反腐的难度。

国有企业反腐、防腐探索管理体制的建设任重道远。张喜亮称,改革开放之前,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党政工”三方制衡机制,改革开放以来,重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两相对比,前者腐败少,但经济效益不高,后者有明显的效益却腐败蔓延。能否跳出制衡与效益的掣肘的怪圈,这是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必须思考的问

水平较低,以致大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难以发挥出来。而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所有制结构单一,国有经济比重依然过高。

全球化思维

资源性衰退产业如何退出市场呢?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当前应该考虑对煤炭、森工、有色金属等资源性衰退产业的退出实行援助政策,重点放在因资源枯竭而导致矿井关闭及其相关产业的援助上。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或者产业退出准备金,主要用于退出人员的安置、再就业培训、社会保障以及冲销呆坏账。

当前,央行针对东北企业债务问题已经提出了债务重组的方案,其中包括债转股、债务减免息、债务延期以及债务挂账等处理手段,但沉重的

题。”

张喜亮表示,实践证明,目前的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形成真正的制衡作用,大多国有企业实际上还是实行的“行政管理”制度,监事会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独立董事的作用微乎其微,董事长和经理角色不清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必须与此相适应,在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做好顶层设计、下足工夫。

张喜亮告诉记者,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群众参与的优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是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并建立起来的,当初确立了“三人团”经济民主原则,后来又发展为“党政工”和职工大会体制。上世纪 60 年代创立了具有世界先进理念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制度。这些制度都彰显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优势。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必须确保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地位和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权力,实践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和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大量恶性腐败现象之主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监督作用被弱化了。甚至有观点公然指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党组织存在于企业是中国式的怪胎。甚有中央企业的党组织领导人也认为市场经济法制社会,职工干活挣工资,参加企业管理不可思议。在国企董事长、经理和党委(组)领导的脑海里,都充满着这么多似是而非的原则谬误,就不难理解腐败滋生和蔓延原因了。

债务负担短期内很难彻底解决。

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经验角度分析,指望在短期内完全彻底地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有专家明确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顺应全球化的规律,打破原有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狭隘观念,建立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从参与国际分工协作的国际化着眼,蜕变成一个与世界产业结构相衔接、互补性强而具有较高级化产业结构的新工业群落。这可能是东北重化工业基地实现振兴的唯一出路和前提性思路:在现在工业优势基础上,着眼于长期战略发展高科技、大流通、多功能、新产业、软科学产业。保障“吃饭产业”,扶持“战略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跨世纪跳跃。



刘智军(左)

益“双丰收”。人员进场后,项目部就成立了以刘智军为负责人的责任成本管理小组,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内部成本管理机制,突破传统物资成本管理模式,从源头上对项目效益进行管控,从过程对效益流失进行卡控。

最终,中铁五局兰新项目部多个生产进度、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等综合指数获得全线第一,取得了业主的充分认可和通报嘉奖。刘智军作为项目经理这一面旗帜也一战成名,树起了中铁五局六公司在西北建筑市场的“金字招牌”。

2014 年,项目部 QC 小组攻关的《提高高速铁路滑模摊铺施工合格率》荣获全国优秀 QC 成果发布奖、全国 QC 成果一等奖;QC 小组被评为全国质量信得过小组;其工法还在全国颁奖大会上进行演示汇报。这也是兰新高铁建设 QC 成果首次在全国性的大会上进行公开演示并发布成果。

国企改革能否融解冻僵的东北

■ 本报记者 赵玲玲

谷雨时节,万物复苏。但东北地区,却仍旧是一片冻土。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东北,并主持召开了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现场“督阵”东北经济。

“作为老重工业基地,东北经济发展的困难实际上就是国企发展的困难。”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副主任缪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如总理所说,大庆、一汽“打个喷嚏”,黑龙江、吉林就会“感冒”。此次李克强总理带着多位部长集体问诊东北经济,明确提出以改革为动力、央企先行的思路。总部设在东北的中央企业如何先行试点?怎样迈开第一步?势必会成为举国关注的新焦点。

国有企业一“打喷嚏”东北大地就患“感冒”

经济冷暖,企业最具话语权。2014 年,东北三省的多数国企纷纷陷入亏损泥潭。以被称为是“龙江钢铁的脊梁”的西林钢铁为例,2014 年,由于市场长期萎靡,钢铁企业效益一降再降,负债也越积越多,使其陷入了濒临破产的困境。可靠数据显示:2012 年,西林钢铁利润总亏损额超过 14 亿,平均每卖一吨钢材亏损 200 元;2013 年,西林钢铁“起死回生”,利润总额达到 2 亿左右;但是相比于利润收入,西林钢铁的负债总额更为“扎眼”:截至 2011 年底,西林钢铁负债总额超过 230 亿元,到 2012 年底,负债总额增加至近 240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99.78%,2014 年负债总额有所下降,约为 190 个亿,不得不靠政府的输血度日。

而一直以“中国最大油田”著称的大庆油田,也从今年起每年减产 150 万吨原油,黑龙江省也将因此减少近 60 亿元的税收。

不仅如此,持续低迷的经济环境也为包括大船重工在内的多数造船产业蒙上了一层阴霾,“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我们只接到一笔订单。”大船重工副总经理殷学林显得颇为无奈。

“近两年来,我们企业的效益愈发不好,连带着员工的待遇也变得越来越差。如果中央不出面,我们这辈子就不指望翻身了。”吉林长春的一家国企内部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国企“计划”顽疾不除东北振兴无望

“东北振兴十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为什么去年以来经济骤然出现如此低迷的状况呢?”李克强总理在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指出,“这里面的确有国际经济复苏低迷、国内深层次矛盾积累、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客观’原因,但东北三省也要多从‘主观’上寻找原因。”

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东北地区不仅有着明显的资源优势,还有很好的装备制造业基础。精密仪器制造业、重型装备制造业、兵器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都聚集在这里。此外,更是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享受”政策。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自 2003 年起,中央政府就先后出台了多个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顶层设计方案。诸如,2003 年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05 年的《关于发展高技术产业促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指导意见的通知》、2009 年的《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等等。

“东北国企最大的病因就是‘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国家对东北的各种政策支持,确实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却也使其产生了依赖,当政策效应逐渐褪去,扶持的钱花光了,弊端也就重新显现了出来。”缪荣强调,“国企如果继续深陷对国家政策的依赖中,那么国企的振兴肯定无望”。

用改革统揽全局,是焦点的焦点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指出,东北目前表现为三个衰退:一是资源性衰退,是由资源枯竭导致;第二是结构性衰退,老旧设备、老旧工艺、老旧技术生产的产品竞争力低,导致企业竞争力乏力;第三是体制性衰退,受过计划经济影响,现在体制机制上仍然存在问题。

对此,李克强总理开出了具体药方。他指出实现新一轮东北振兴必须靠改革增动力、开放拓空间。要下大力气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向纵深推进。推广中关村自主创新有关政策,发扬东北人敢闯敢创精神,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沃土”。要积极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支持总部设在东北的中央企业先行试点,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开展民营经济发展改革试点。要做好开放大文章,利用好沿海经济带,完善开放合作平台,提升开放水平。

“显然,东北的改革与转方式、调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抓改革、转方式、调结构三个焦点高度聚合,抓好这一项可能会丢掉那一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缪荣指出,“李克强总理对改革提出了三条思路:一是放权争活力,二是创新焕民力,三是开放激合力。这样东北的国企可能就会出现‘加减乘除’,重新布局的局面。这种变动可能是空前的,甚至在其他地方的央企没有做到的,在这里先行实施。例如,投资经营公司、混合所有制、职工持股、过剩产能行业兼并重组,让更多民企进入,都可能在东北率先进行。面临这场改革,在东北的央企是否有所作为将面临考验。”

据了解,尽管众多东北企业一片低迷,但也不乏有着一些创新企业在蠢蠢欲动,沈阳华晨宝马企业通过设立研发中心,研制最新型的发动机,不断地研发创新使得企业在 2014 年的产量增长 34%,产值突破 1000 亿元。

李克强总理提出,闯关东精神,关键在于一个“闯”字。只有“闯”开一条血路,东北才有希望。